

慈禧太后演义

蔡东藩◎著

慈禧太后，大清晚期的实际掌权者。她从「辛酉政变」到去世，总揽同治、光绪两朝军政大权长达21年，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掌权时间最长的女人。终其一生，慈禧太后为权而生，为权而死。她嗜权如命，不是皇帝赛似皇帝……



华夏出版社

慈禧太后演

蔡东藩◎著



華夏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慈禧太后演义/蔡东藩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8.12

ISBN 978-7-5080-5109-3

I. 慈… II. 蔡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6099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圣瑞伦印刷厂印刷

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装订

880×1230 1/32开本 10印张 272千字 插页2

2009年3月北京第1版 200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20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数字资源
PDG



慈禧太后

序 言

有清一代之女后，前有孝庄，后有孝钦，皆以才色闻，而孝钦尤过之。顾孝庄能招降洪承畴，善驭多尔袞，卒令八龄幼主入主中原，开一统之盛治。孝钦则初平发捻，定回苗，知人善任，几若凌驾孝庄。乃其后误信谗构，妄任俭人，酿成数千年来未有之匪祸，而清室以墟。是何也？妇人可小知，不可大受；可暂试，不可常专。孝庄虽亦预政，卒未秉揽大权，故所试有效。孝钦三次临朝，威权莫比，由勤而逸，由逸而骄，由骄而败，则甚矣！牝鸡毋晨之训，固不可违也！晚清之季，党人蜂起，保皇党笔伐于先，革命党口诛于后，孝钦之名为之大损。坊间曾有西太后一编，卷帙无几，第述宫闱秽亵事迹，近诬蔑毫无价值，故不崇朝而毁灭。清室已覆，复有慈禧外纪，及慈禧写照记等书流传市肆，顾或稗贩西文，未必尽确，或掇拾野乘，所见多偏，据片面之见闻，漫欲加以论定，保无有管蠡之消者。鄙人前辑《清史通俗演义》，于孝钦一生行迹，十举四五，自谓粗得大凡，乃时论犹有未尽之憾，用特续编西太后专集，仍用演义体裁，哀录大政，遍采遗闻，得书四十回，都二十余万言。要旨在防范女权，唤醒世梦，以人为鉴，即劝即惩，阅者得是编以证之。其或足以饜目也欤！编竟志数语，以作弁言。

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古越蔡东藩氏识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髫年 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奔父丧无意得赙仪 幻仙宫有缘逢艳侣 …………… (8)
- 第 三 回 天语传宣循章选秀 云程发迹应旨入宫 …………… (15)
- 第 四 回 列宫眷供直坤闱 近天颜仰承帝泽 …………… (22)
- 第 五 回 沐慈恩贵人升位 侍御寝皇子怀胎 …………… (29)
- 第 六 回 咸丰帝喜产佳儿 曾侍郎独邀慧鉴 …………… (36)
- 第 七 回 邀旷典贵妃归省 预邦交哲妇失谋 …………… (42)
- 第 八 回 用内言严旨赐帛 开外衅挈眷蒙尘 …………… (49)
- 第 九 回 惨遭纵火淀园被焚 望断回銮热河驰讣 …………… (57)
- 第 十 回 定密谋启程返辟 戮辅臣创制垂帘 …………… (66)
- 第 十 一 回 平粤酋特颁懋赏 遣亲王隐飭朝纲 …………… (74)
- 第 十 二 回 奉密旨权阉出都 惊耗问慈闱肇衅 …………… (82)
- 第 十 三 回 册立中官大婚成礼 诏谕亲政母后撤帘 …………… (90)
- 第 十 四 回 同治帝微行纵乐 圆明园谏阻兴工 …………… (97)
- 第 十 五 回 染疮毒穆宗宾天 绝粒食毅后殉节 …………… (104)
- 第 十 六 回 上遗疏痛陈继统 改俄约幸得使才 …………… (111)
- 第 十 七 回 东太后中计暴崩 恭亲王遭谗去职 …………… (118)
- 第 十 八 回 奉慈命爵帅主和议 随醇王总监阅兵操 …………… (126)
- 第 十 九 回 幸名园嘉谕权阉 拟归政指婚懿戚 …………… (133)
- 第 二 十 回 神机营赴园供校阅 祈年殿失火酿奇灾 …………… (141)
- 第 二 十 一 回 祝慈殿先期备盛典 闻败报降旨罢隆仪 …………… (149)
- 第 二 十 二 回 姊妹花遭谗被谪 骨鲠臣强谏充边 …………… (159)
- 第 二 十 三 回 命和日宣示苦衷 主联俄遣订密约 …………… (167)
- 第 二 十 四 回 康主事连疏请变法 光绪帝百日促维新 …………… (174)
- 第 二 十 五 回 泄秘谋三次临朝 反旧政六人毙命 …………… (182)

- 第二十六回 大阿哥入嗣宗祧 义和团旁延畿辅…………… (190)
- 第二十七回 袒拳匪误信邪术 颁战谕开罪友邦…………… (199)
- 第二十八回 订特约江督保民 走制军津门失守…………… (208)
- 第二十九回 豺虎擅权燕市流血 鸳鸯折翼宫井埋魂…………… (215)
- 第三十回 失京师出奔慈驾 开和议惩治罪魁…………… (223)
- 第三十一回 定北京全权议款 寓西安下诏回銮…………… (230)
- 第三十二回 储君被废安辇入京 新政重行临朝布敕…………… (239)
- 第三十三回 两全权与俄订约 二慧女随母入宫…………… (247)
- 第三十四回 中戏迷详究声歌 讲新学兼陈政法…………… (255)
- 第三十五回 勃夫人入觐开盛宴 荣中堂弃世上遗言…………… (263)
- 第三十六回 万牲园太后临幸 海晏堂西女写真…………… (271)
- 第三十七回 划战域中立布条规 斥台官西巡辟妄语…………… (278)
- 第三十八回 万寿届期力辞徽号 五臣归国特降纶音…………… (286)
- 第三十九回 纳歌姬言路起风潮 防党人政府颁宪法…………… (294)
- 第四十回 望龙髯瀛台留恨 回鸾驭尘梦告终…………… (302)

第一回

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髫年

母后临朝，自古所戒。有史以来，只宋朝一个宣仁太后，史称她作女中尧舜。此外，如汉唐时代，母后当国，外戚、内竖，夤缘幸进，把一朝锦绣江山，搅乱得不可收拾。所以，史家悬为厉禁，将母后临朝的制度，视作蛇蝎一般，统说它是覆宗的祸水，误国的罪魁。揭出宗旨。

在下生当前清季世，往古的母后也不能一一评论。只清季后后垂帘，始自同治初元。咸丰帝驾崩热河，太子载淳嗣位，年号同治。这同治帝尚是冲龄，未能亲握政权，他的生母那拉氏英明得很，就依附历史，援母后临朝的成制，一意举行。当时，有几个王大臣与她反对，都被她一概扳倒，杀的杀，死的死，满朝文武吓得屁滚尿流，那个还敢出来作梗！因此那拉氏遂安安稳稳的临朝起来。妙。但同治帝尚有嫡母钮祜禄氏，素性贞娴，本没有临朝的思想，寻由那拉氏从旁怂恿，未免两可其间。那拉氏虽母以子贵，究竟不好抹煞嫡母，于是特创一个不古不今的法制，抬出两位母后，垂帘听政。这正是旷古无两。这时候的国势，正忧危的了不得，洪、杨余党蟠踞长江，赖、张两捻出没大河，还有外洋各国乘乱相逼，英法联军长驱入京，城下乞盟，割地偿款，京内外的元气几乎销磨殆尽。自从两太后垂帘以后，用人行政，各适其宜，把数十万发捻次第荡平，且乘此辑睦邦交，戡定内外，河山再奠，日月重光，俨然有中兴气象。不但海内人民盛称懿德，就是外洋各邦亦钦佩得很，慈安慈禧两太后徽号，歌颂一时。就中慈禧太后的英名，比慈安太后更加一层。因为慈安性质冲和，事事不愿专擅，一切政务多归慈禧主持。这慈禧后福至心灵，神强力固，所言所行，无不顺手，内而宫禁，外而朝野，没一个不服她见识，没一个不奉若神

明。欲擒先纵，是文中应有之笔。

到了同治驾崩，光绪帝以弟承兄，又是一个小皇帝，两太后仍然训政，依旧七轡不惊。一瞬数年，慈安谢世，国家大事统归慈禧掌握，自不必说。直至光绪亲政，慈禧退养颐和园，名为不亲朝事，暗中恰也与闻。不料中日战起，中国的水陆军，统一败涂地。邦人士未识内情，统说光绪帝所为远不及慈禧的英明，于是慈禧太后的德望，更增一倍。那时光绪帝也自愤自嫉，恨不得立刻斡旋，转败为胜；康梁新进，引为知己；戊戌变法，百日以内，维新诏旨联翩下来，把京内外的官吏弄得头绪不清，脚忙手乱。顿时怨声载道，物议沸腾。朝右的老臣顽固的多，开通的少，遂捕风捉影，谗间两宫。又把这慈禧太后请了出来，三次垂帘，驾轻就熟。总道她能保全国脉，挽回气运。谁知天意变迁，人才衰歇，一班献媚贡谄的臣子有什么大经济！免不得照例敷衍，苟且塞责；还有几个皇亲国戚，窥伺慈禧的意旨，勾结内侍，播弄宫中。端刚之肉，其足食乎。酝酿久之，竟闯出一场滔天大祸，几乎把二十二行省，四百兆生灵，尽行断送！幸亏外人相率而来，互相钳制，囹圄一个大中原，无从分起，只好我觑你，你觑我，彼此瞠目一番，舌舛而不敢下，迁延多日，没人发难，乐得卖个人情与清室，再敦和好。但寇氛虽靖，民力渐凋，四百五十兆的赔款，母子盘剥，已足刮尽中国地皮，吸尽华人膏血。嗣是慈禧太后的盛名，一落千丈。前歌谁嗣？后诵孰杀？一片诽谤声，喧腾全国；甚且肆口讥评、捏词诬蔑，说得慈禧一钱不值，且目为中国罪人。其实，往时的称颂未免过情，晚来的谤毁也不无太甚。平心之论。倘使慈禧太后今日尚存，吾中华的革命恐没有这般迅速，就令推位让国，也要弄得精疲力尽，那里肯不战而退呢。看官不信，试想慈禧自西安回銮途中，并没有出险情事；到京后，依然手握大权，莫敢指斥；由辛丑至戊申，其间又经过八年，并没有损动分毫；到了光绪晏驾，宣统入嗣，宫中仍肃静无哗；直至自己病剧，犹且从容不迫，嘱咐得井井有条，自王公以下，统恪承遗训，安而行之。若非慈禧平日有强忍果毅的手段，笼络得住，难道有这样镇静么？是极。

在下早想把慈禧行状编成一书，作为稗史的先声，可奈累岁奔波，不遑着手。坊间的慈禧外纪，及慈禧写照记等书，已陆续出版，先我著成，转令在下落了人后，只好搁笔。但因夙愿未偿，于心难忍。适值丁戊二年，家居无事，借翰墨以消愁，就文字以论古，不揣冒昧，编了一部西太后演义。西太后，就是慈禧太后。慈安居东，慈禧居西，所以当时有东西两太后的称号。在下不敢妄撰，沿称为西太后，以便省文。全书仿演义体，语语浅近，老妪都解。令天下后世人人晓得西太后历史，有善有恶，可劝可惩，倒也不无小补。且书中内容，统系得诸遗闻，征诸故乘。于西太后三次临朝，原是备陈颠末，即清季五十年来得失，也曾哀录一斑，看官试悉心详阅。在下已将楔子说明，下文便要开手叙事了。崇论闳议得未曾有。

却说西太后那拉氏，乃是叶赫国后裔。叶赫国系满洲最古的部落，向居长白山麓，为满洲各部盟长。自满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以后，居住赫图阿拉城，与叶赫国相距不远，互相嫉妒。努尔哈赤曾命工匠兴起土木，建筑一所堂殿，作为祭神的场所。正在动手的时候，忽掘起一块古碑，上面有六个大字，可惊可愕。当由工人报知努尔哈赤，努尔哈赤端详审视，乃是“灭建州者叶赫”六字。突如其来，煞是可怪。这六字映入眼帘，任你努尔哈赤如何英武，倒也暗吃一惊。看官到此，恐未免模糊起来。因在下未曾说明建州原委，只好就此补叙。原来努尔哈赤开国的地方，明朝曾称他作建州卫，且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。因此建州二字，便是满清旧日的地名。那碑文并非新凿，偏有那灭建州的字样，那得令人不惧！可巧叶赫主纳林布禄遗书努尔哈赤，自称叶赫国大贝勒，要努尔哈赤割地与他。惹得努尔哈赤性起，兴兵与抗。叶赫主纠合九部联军，浩浩荡荡的来攻图尔阿拉城。不料努尔哈赤早已出境扎营，一阵厮杀，众不敌寡，被努尔哈赤杀得七零八落。可见兵贵精不贵多。不得已，易战为和，把宗女献与努尔哈赤为妃，暂算和亲结案。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叶赫主安得不恨。嗣后，努尔哈赤势力膨胀，时常忆及碑文，想把那叶赫国灭掉，免留后患。是时叶赫国逐渐衰微，料知努



努尔哈赤

尔哈赤不怀好意，尝遣使进贡明廷，望他保护。可奈明朝也扰乱得很，主庸臣佞，文恬武嬉，曾出征努尔哈赤，发兵二十万；叶赫也出兵二万名，会合前进，只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那里晓得努尔哈赤用兵如神，声东击西，避实攻虚，又把明军杀败。叶赫兵连忙逃回，三停中已少了两停。努尔哈赤乘胜进攻。叶赫贝勒金台石，方承兄嗣位，收拾残烬，登城固守。怎奈大势已去，独力难支，等到城虚饷绝，免不得被他攻陷，这位大贝勒金台石束手

成擒。努尔哈赤也不顾亲谊，竟将他推出斩首。满期斩草除根。临刑时，金台石厉声道：“我生前不能存叶赫，死后有知，定不使叶赫绝种。无论传下一子一女，总要报仇雪恨！”怨愤深矣。努尔哈赤虽闻此言，恰也不以为意。叶赫灭后，竟立他妃子叶赫那拉氏为后——礼烈亲王代善，太子皇太极，均系那拉后所出。努尔哈赤逝世，皇太极嗣立。因血统所关，不忍绝叶赫子孙，格外施恩，存他宗祀，所以那拉一姓，尚得一线苟延。相传康熙时代的权相明珠，就是金台石的侄儿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若实有其事，那明珠贪墨性成，也是清室的蠹贼。幸亏清室方盛，圣祖仁皇帝极顶聪明，大权不致旁落，总算太平过去。原是大幸。传到道光季年，宣宗为诸皇

子选妃，满蒙大臣家的女儿，遵章应选。适有一位体态合格的佳人，颇称上意，宣宗拟指配四子。详问氏族，寻闻是那拉两字，不由的惊惶起来，踌躇一回，命罢指婚。满廷大臣还不晓得宣宗的用意，你猜我测，莫名其妙。后由宫中传出密旨，方知宣宗是回溯往事，恐怕那拉入宫，异日或升为国母，适应金台石的愤言，搅乱国家，因此停选。这尚是天不亡清，并非宣宗善防。谁意天下事防不胜防，做祖宗的杜渐防微，总想创垂久远，百世千世的传将下去，那子孙恰记不得许多，选妃时只论才貌，不问姓氏，于是这个有才有貌的西太后竟从此发迹了。春秋之旨微而显。

西太后乳名兰儿。她的父亲叫作惠徵，曾为安徽候补道员。只因时运不济，需次了好几年，竟不曾得一好缺，弄得囊底羞涩，妙手空空，几苦得不可言喻。亏得同寅中有个汉员，姓吴名棠，籍隶盱眙县，与惠徵有僚旧谊，平时见惠徵窘状，代为惋惜，有时或解囊相助。惠徵非常感激，每语家人道：“咱们如有日出头，吴同寅的大德，断断不可忘怀。”兰儿听了，牢记在心。兰儿是时，不过十龄，垂髻覆额，弱眼横波，已生就几分风韵。尚有一个妹子，面貌与兰儿仿佛，只体态骨骼，不及兰儿的娇小玲珑。兰儿遂自觉胜人一筹，大有顾影生怜的意态。而且性情生得特别。资禀更是不凡。她于针黹缝纆等项不甚注意，平时只管看书、写字、读史、吟诗，把西子、太真、飞燕、灵甄的故事，更记得非常烂熟。少成若天性。暇时，与乃父惠徵谈论，惠徵尚被她难倒。兰儿见乃父无言，更说得天花乱坠。惠徵听得不耐烦，常怒斥道：“你一个年轻女子，说什么上下古今。本朝旧例，只有须眉男子，好试博学鸿词，若巾帼女流，任你如何淹博，总用不着哩！”兰儿恰从容对父道：“‘贱日岂殊众，贵来方悟稀’，这不是西子的写照么？生男勿喜女勿悲，生女也可壮门楣，这不是杨妃的遗歌么？女儿现虽贫苦，安知后来不争胜古人。”志趣确是过人，可惜未曾醇正。惠徵听这一席话，也觉暗暗惊异。但口中还是驳斥道：“我现在落拓得很，连衣食都办不端正，你还痴心妄想，望做皇后妃嫔。哼哼！这等奇遇，轮你不着。你不如到厨房内去帮你母司炊烹茶，做个灶下婢使

吧。”兰儿被乃父奚落数语，忍着气，退入闺中。惠徵还是太息不住。过了一两天，闻有友人来访，惠徵不知是谁，接阅名片，乃是吴棠二字。便叹道：“我是一个穷道员，除了他，那个还来看我！”门前罗雀，古今同慨。说罢，忙整衣出迎，彼此相揖，未能免俗。两下分宾主坐定，互为问答。惠徵总不免嗟卑叹老，眼眶中几流下泪来，吴棠只好从旁劝慰。好一歇，见一垂髻女子捧茶出来，虽是敝衣粗服，颇觉楚楚动人。当下注目凝睇，恰被那女子觉着，不禁把头一低，霎时间两朵红云映出面上。惠徵献茶毕，就对吴棠道：“吴寅兄处不必讳言，小弟现状，连婢媪都无钱可顾。”说至此，举手指女子道：“这便是小女儿，亲充婢役，真正惭愧！”吴棠道：“怪不得我要动疑，若非大家闺秀，那里有这般容止！”惠徵不待说毕，便令那女子过谒吴棠。那女子不慌不忙，移步至吴棠前，请了双安，且轻轻的呼声老伯。莺簧初度，啾啾可听。吴棠起立，受了半礼。不由的极口赞赏。这时受她拜谒，那时受你拜谒，吴公虽是识人，恐也未必料及。惠徵又把她平时言行略述一遍。吴棠道：“难得，难得。惠寅兄，不要轻视此女，她既有此丽质，兼此大志，怕不是将来一位贵人！”说她贵人，也是极口夸奖，谁知她更出人头地。惠徵道：“谬承虚奖，命蹇如弟，那里来的贵女！”吴棠也不与辩论，就在衣袋中取出白银二两，作为规仪。这时候那女子已经退入，复由惠徵唤出，叫她谢赏。那女子又拜谢如仪。吴棠问女子道：“你要花粉，向我处来取，你要书籍笔墨，也好向我处来携。彼此通家，不必客气。”说罢，遂起身告辞，由惠徵率女送别。这个女子，看官不必再问，就可晓得是兰儿了。兰儿此后，常在吴寓往来。吴公曲意体恤，兰儿亦曲意趋承。就是这位吴夫人，也是大度得很，时赠衣饰。后来做到一品夫人，想必具有大度。因此，兰儿修饰益工，文墨益娴。未到破瓜年纪，已出落得丰姿绝世，才貌双全。会吴棠调任清江县令，整顿行装，与兰儿话别。兰儿恨不得随他到任，只因父母在皖，不便远离，眼睁睁的由他自去。送行时，直到河梁。吴棠温语叮嘱，兰儿点一回头，垂一回泪，好似一枝带雨梨花，欺风杨柳。渲染得妙。吴氏夫妇也被她惹作泪人。亏得惠徵也来相送，仿

女停泪，方才快快告别。

吴棠已去，兰儿回家，整日里无情无绪，神思恹恹。那时惠徵仍然听鼓抚辘，并没有一点喜信，典鬻度日，眼见得支撑不住，由忧成劳，由劳成病。那时已穷得没有饭吃，还有什么闲钱延医服药，只好卧床待毙。这是候补官的写照。这兰儿忍饥耐饿，勉强提起精神，日夕侍奉。无如惠徵的病势，日甚一日。昏沉时，尚口口声声叫吴寅兄。直到弥留这一夕，张目视兰儿道：“苦汝，苦汝，汝等到穷极无奈时，往投吴老伯，或者能仰他周济。只是他的德惠，我生时无以为报，死后还要将寡妇孤儿贻累及他，不胜惭愧！”说到愧字，已是痰喘交作，两眼一翻，呜呼哀哉。看官，你想兰儿遭此大故，能不伤心？当下对着父尸大哭一场。哭罢，与母亲商量殓衾，检点了几件敝衣，胡乱包裹。只苦没钱买棺，弄得束手无策。兰儿的母亲越发号啕不止，下有一个弱妹，也陪着悲啼，毫无见识，又有一个幼弟，名叫桂祥，甫脱母怀，简直是莫名其妙，连父死也都不晓得。兰儿想了又想，只好拚着自己面目，往各旗员处哀求赙恤。各旗员见她凄楚可怜，凑集了好几两银子，畀她买棺殓父、奔丧回籍。在下走笔至此，暂作一结束。姑凑成俚句一绝以殿之。诗云：

不经磨练不精神，穷到无资殓父身。

他日尊荣无与匹，谁知当日固卑贫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至下回交代。

前半回总加评论，为笼罩全书之楔子，说得淋漓痛快，不激不随。后半回首叙氏族，次述寒微，既证明有清一朝之因果，复揭出西后一生之性情。看似叙事，实举全部小说之内容，隐括于本回中。开宗明义，固不可无此文。

第二回

奔父丧无意得贖仪 幻仙宫有缘逢艳侣

且说惠徵病歿安徽，各旗员慨助贖仪，方得棺殮回籍。当时雇定一舟，把棺移下。兰儿奉着母亲，挈着弟妹，同到舟中，身外已无长物，只有两三具老旧的箱笼，随棺下载，便即开船，一程一程的进发。这时正是晚秋天气，草木零落，景物萧森。兰儿开舱睹景，拟借此排遣悲思。谁知野旷、天孤、猿啼、雁泣，一派愁惨气象，愈足触动忧怀，泪珠儿不知流了多少。此情此景，正是难堪。

过了数天，船家忽就停泊。兰儿问为何事？舟子道：“是地叫作清江浦，乃由南往北的要道。浦口有市，无论何种食物，都可买得。船上所备无多，不得不停船上岸，添购一点。若太太小姐们需买何物，即嘱我等去买便了。”兰儿闻言，呆了一呆，良久，乃转禀母亲。惠太太皱眉道：“我们行囊的银钱已将用罄，看来只好随便将就。”兰儿道：“食物也是要紧，现在途中，势难枵腹，总不能一钱不用！”惠太太无奈，取出一锭碎银，约有四五钱重量，付与兰儿，由兰儿转给船家，令他就贱价的食物买些备用。船家去讫。兰儿待了好一会，尚未见船家回来，免不得凝神悬望。遥见有一差人模样，得得而来。手中携着一包，很似有点费力。到了岸边，即朗声问道：“那一只船是由安徽奔丧来的？”兰儿听了此语，猛然记起吴大令来，不禁脱口答道：“你莫非从吴老爷署中差来的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兰儿道：“我们正是由安徽奔丧过此暂停。不知吴老爷有何见谕？”那人道：“敝老爷有贖仪三百两，特着小的赉送。”兰儿道：“什么又要贵老爷费心！我家在安徽时，累叨贵老爷厚惠，今又蒙赐，如何敢当！”说至此，即着船家引来人下船。那人走入船中，向惠太太请过了安，即奉上贖仪三百两。惠太太见这重贖，不由的转悲为喜，老老实实的令兰儿收了。兰儿收了贖银，即向惠

太太附耳密言，惠太太点了点头。当由兰儿启篋取银，检出三四块，共计有二三两，用了素纸包好，给与来人，并语来人道：“为我上复贵老爷，本拟踵署叩谢，因有孝服在身，不敢造次。烦你代为致意，多多辞谢。”那人道：“这个自当遵瞩。但须请给回片，方可复命。”兰儿复返寻谢片，检了一会，已是一纸不留。只得取出笔墨，并裁了一张素笺，就笺纸上面，端端正正的写一谢字，下文又写着“孤子桂祥泣血稽顙”八字，交给来人。来人看了谢片，迟疑许久，方才上岸回去。这段文字似无甚意趣，及看到下文方见兰儿才识，已是不凡。

兰儿遣去县差，正值买物的舟子回舟，收了食物，详禀惠太太。惠太太因得了重贖，复思添买另物数件，又令舟子上船续购，所以逗留多时。待到舟子转来，正拟起碇，忽岸上大呼：“留船。”兰儿瞧将过去，乃是方才来过的差人，便叫船家暂停，导差人下船。差人已走得满头是汗，作牛喘声。良久乃道：“我们的老爷说我送错了贖儀，如何是好？”令人一惊。兰儿忙道：“如何说是送错？”差人道：“我老爷发怒的了不得，亏得某师爷从旁解劝，方令我再到你船，查问来历。”兰儿道：“贵老爷是否姓吴，官印可是一棠字？”差人道：“不错。”兰儿笑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待我给你一条，包管无碍。”差人似信非信，便道：“你等不要立刻开船。”兰儿道：“我等不是骗子，请你放心。你若不信，我叫舟子与你同去如何？”差人道：“好，好。”当由兰儿写就一条，给与差人，并令舟子偕行。看官阅到此处，未免动疑：吴棠本是惠徵故友，此次惠徵病歿，家属奔丧回籍，道过清江，也应送点贖儀，为什么说是送错呢？原来此中有个缘故，待在下补叙出来。阅者正待说明。

这吴棠出宰清江，距安徽省城，也有好几百里，惠徵的死耗，他还未曾确闻。适有一安徽副将，歿在任上。丧船过清江浦，吴棠闻知，忙差人厚致贖儀。因为副将在日，与吴棠格外莫逆，吴棠本没有异能，全赖副将替他说项，所以要差繁缺，陆续不断。这次调任清江，也是副将暗中为力。感德生前，图报死后，这也是人情同然，三百两厚贖，为此慨与。不料差人误送兰儿舟中，取回谢片，

返署复命。吴棠不瞧犹可，瞧了桂祥二字，急问差人道：“什么桂祥，你把这贖仪送到那里去了？”差人道：“小的也曾问明，她说是由安徽奔回的丧船。”吴棠道：“你也曾识几个字，难道丧主的姓名都不细看么？”差人道：“丧主的姓名小的未曾晓得，老爷也未曾吩咐。”吴棠不禁气愤，把谢片一掷道：“你瞧，你瞧，为什么有名无姓？名不晓得，姓应记着！”差人道：“这个谢片是一个小姑娘写的，小的接到谢片，也疑他有名无姓。转思谢片上面恐怕是应这样写的，因此取了就来。”吴棠叱道：“混帐的东西，谢片何能无姓？你快去取回贖仪，否则要你赔偿。”这一语吓得差人魂飞天外。正思转身外走，巧遇一幕友进来。问明仔细，并拾起谢片，对差人道：“我方才听你复禀，说此片是一姑娘儿写的，这姑娘约有多少年纪？”差人道：“不过十多岁。”幕友道：“她舟中尚有何人？”差人道：“除这姑娘儿外，还有一个中年的妇人，及一个女孩，一个幼儿。”幕友道：“是否旗装？”这四字提醒差人，便答道：“小的真是糊涂。师爷如何晓得？”幕友道：“我看谢片上面有名无姓，这明明是一个旗人。毕竟幕宾有识。只你说是一小姑娘写的，我尚不信。”差人道：“小的亲眼瞧见，不敢有欺。”幕友便指示吴棠道：“小小的姑娘儿，书法如此秀媚，定是满洲闺秀，将来未始非一位贵人。今已送给贖仪，何妨将错便错，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？还请东翁酌夺。”吴大令得此幕宾，也是后半生的福命。吴棠被这幕宾劝解，不觉忿气渐平。便向差人道：“你且去查问来历，叫她说明氏族便了。”差人唯唯连声，从门外走出，一直跑到浦口。幸亏船尚未开。当与兰儿说明，取了复条，同舟子返署，把来条呈与吴棠。

吴棠阅毕，自语道：他是惠徵的孤儿。我与他握别时，这孤儿尚在怀抱。他曾与我说过名字，我因多事遂致失记。他的丧船过了此地，我也应送他贖仪，不过多费了些。现已如此，好人做到底，我且去探看兰儿，就便吊唁。至如副将那边，另备一份送去，便好了结。主意已定，随问差人道：“她的丧船尚在么？”差人答了一个“是”字。吴棠道：“你去传齐皂役，待本县亲到浦口。”差人应声而出。不一时舆仗俱备，吴大令乘舆出门，径到浦口停舆。当由差